

第一部

无法忍受的美国

第一章

世界属于美国人？

为了将其观察方式强加给他人，美国还要走多远？要到何时其他人才不受美利坚帝国法律的支配？谁将第一个说：“美国，够了”？

实际上，至少 6 个国家或国家群已试图说不，并着手加强彼此间的团结。即使这不太容易，也不可能太快。它们是：在建中的欧盟；蒸蒸日上的中国；将重生的俄罗斯；打算有一天能彻底摆脱美国自二战后对它进行控制的日本；总有一天会从沉睡中觉醒的印度；越来越不会轻易受骗的拉美。

华盛顿

在美元的背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In God, we trust*”的字样，意思是：“我们信的，是上帝”。这句话证明美国人仍在延续1620年移居美洲、建立普利茅斯殖民地的英国清教徒的信仰。深信“上帝时刻与我同在”的美国人情不自禁地认为有了大笔钱任何事情会更好办；他们也认为手边有枪自然会派上用场。“我们信的是上帝，是金钱和枪杆子。”

美国人以武力和“良知”为基础的德行和贸易霸权主义并非今天才问世。从这个民族诞生的那天起，我们就能察觉到这种霸权主义，它与整个美国民族是不可分离的。印第安人及其南部邻居早有耳闻。但近年来，美国已在全球让人无法忍受。

“朝圣之父”的观念或神话，至今仍铭刻在美国公众的头脑中。1620年，这些加尔文派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客轮抵达普利茅斯时，似乎在这个“新世界”看到了《圣经》所赐的希望之土。他们被上帝选中，专程到这块荒土上建立被《旧约》称为“山城”的人间王

国，而这块土地的最初拥有者——被视为异教徒的印第安人则被毫不留情地铲除。是上帝惩罚了他们。至今，他们的后裔依然对此深信不疑。他们在战胜所有野蛮的、甚至是不信神的敌人及用基督教道德标准摧毁“罪恶帝国”的同时，上帝赐给他们财富。今天，美国的领导人宣称，上帝从未像现在这样相信美国，也因此赋予它最高使命，只有它能够带领全人类在道德之路上走向自由和繁荣。

1995年3月2日，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多数派领袖牛顿·金里奇在法国《世界报》的一个自由论坛上撰文称：“只有美国能够领导世界。实际上，它已成为人类历史上仅有的地球文明。在300年的时间里，美国尊重公民权利、个人自由和自由创举的议会民主制度，能够让各时代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我们的价值观已经延伸到全世界。我国的科技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成为全球化的第一因素。应客方政府的要求，为满足这些国家政府和人民对自由、民主和自由创举的渴望，今天，我国的军事力量已遍及全球。如果不使用镇压手段，有哪一种文明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成功地取得与美国同等的统治地位？美国是地球上惟一如此强大、多种族并存及关注自由的国家，因此它可以成为世界的向导。假如美国明天从地球上消失，日本人、德国人或俄罗斯人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没有美国这种充满生机的文明，野蛮、暴力和专制将在地球上蔓延。”好了，就算它是人们能高枕无忧的一个原因吧！

这里还有另一个不太复杂的原因。“美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最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最有活力的多种族社会，”克林顿在刚刚就任总统时对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说：“我们的领导地位在世界各地受到欢迎和尊重……我们的利益和理想不仅要求我们参与，更要充当领导角色……我们要在全世界倡导民主和市场经济，因为它保护着我们的利益和安全，因为它能反映

出既是美国的 更是全世界的价值观。”

至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深信她移居美国是“天命”），她同样是位出色的鼓吹者。“我希望欧洲人（她也对中国人、日本人和巴西人讲过）领会我，”这位精力充沛、非情绪化的老太太说，“作为一个深信自己肩负着全球责任的美国，一个不可缺少的国家代表，它意味着只要我们能够改变事态的发展，我们就必须去做。”

每个人都得到一个明确的信息：“世界属于美国！”——而且只属于美国，正如门罗总统在 19 世纪初宣布的那样。

钳制全球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终于成为早在 30 年前就被雷蒙·阿隆和克洛德·朱利安喻为肩负着世界使命的“帝国共和国”。美国从中得到了绝对信心，并将这种信心作为其整个外交、贸易和军事政策的基石。从本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美国就决定要让所有的人“安分守己”无论是盟友还是对手 并将这种霸权欲望在国家的最高决策机构国务院、五角大楼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理论化。

在许多有关该主题的官方资料中，五角大楼的一份报告最能让人一目了然。该报告是 1991 年由负责政治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领导的委员会起草的，它让世人对美国的意图深信不疑：保持美国在苏联解体后获得的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防止出现任何重建其他力量中心的企图，无论是在世界何处。因此，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应该是“说服潜在的竞争对手不要试图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甚至是“放弃扮演地区性重要角色的想法”。因此，必须“打消他们试图对现存经济和社会秩序提出质疑，对美国霸主地位提出挑战的念头”。报告的其他起草者从中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在其优势受到挑战的地方部署强大的军事力量是极其重要的。

但是，假如美国的上述意图一目了然，那么为实现它而采用的办法也是无限的，即使美国的财力不比其他国家强多少。由此可见，如果说美国喜欢抛头露面，他们却并不要为此付出高昂代价，无论是财力上的还是人力上的，他们甚至梦想己方“不伤一兵一卒”的战争，即让其他有关国家出钱。海湾战争的情况就是如此，这场战争甚至让美国人发了一笔小财。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们则会千方百计地鼓动盟友为其利益而战（无论后者是受蒙骗还是心甘情愿）让他们最终留下一批“死亡英雄”（弗里科—沙尼奥将军的话）。难道美国不是已经将其驻欧士兵从 35 万人减少到 10 万人了吗？

当然，这一切使美国能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在世界上扮演着与整个 19 世纪大不列颠帝国称霸欧洲大陆时相似的角色。因此，为了避免任何其他人称霸，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或中东，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只要观察近年来美国在这三大地区及拉美和非洲地区的所作所为，就能进一步了解美国的政策是什么货色：在全球各个角落，让那些历来相互制约的国家建立起地区协调关系。为此，它有时压制一些国家，但不会彻底；有时鼓噪和帮助另一些国家，但不会超越一定限度。因此，三大群体将会在美国的精心炮制下出笼，美国自己则充当其裁判和主宰。它们是：为控制欧洲和俄罗斯的跨大西洋群体；为继续控制日本和遏制中国的亚太群体；另一个则是为保证其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和以色列施加决定性影响的中东群体。此外，我们还可以加上拉美群体，别忘了，华盛顿深谙此道。老实说，冷战结束后，次撒哈拉非洲地区不再构成重要战略赌注，因此，它几乎引不起美国领导人的兴趣。

如果我们从逐个大陆来观察，就会发现美国正致力于在全球推行其领导人所谓的“市场民主”和“世界新秩序”（但必须以符合本国利益为前提），而美国自己从未像今天这样渴望做这一切的主宰。

对付欧洲的北约

自东欧集团和华沙条约组织解体后，于 1949 年根据《华盛顿条约》创建的大西洋联盟一体化军事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今天已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当时创建该组织是打着维护欧洲大陆安全与和平的旗号，让美国及其欧洲盟国能够更好地对付苏联，而实际上美国因此得以长期保持对欧洲（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地区）的绝对统治。

在等待中国全面改善其弹道导弹能力的同时（指日可待），拥有携带多枚核弹头巡航导弹的俄罗斯尽管出现衰败，但仍是惟一能够严重威胁美国领土安全的核大国。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想象俄罗斯领导人在国家深陷危机的情况下，会考虑将自己投进这种连苏联前领导人在整个冷战期间都不敢贸然闯入的自杀性冒险中呢？难道 1989 年他们不是未发一枪一弹，就丢失了莫斯科二战后在中欧和东欧建立的主要势力范围吗？“恐怖平衡”一直发挥着强大的威慑作用，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在近期会改变这种功能。福尔摩斯的医生只是幻想中的英雄。然而，他们中的某一位或许有一天会出现在莫斯科（为什么就不会出现在华盛顿或其他地方呢？），因此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它是否因此证明了有必要以牺牲其他成员国的部分重要主权为代价，来维持代表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利益的庞大而强制的军事机构呢？有一点良知的人都会做出否定的回答。今后，如果没有任何跨大西洋军事组织，美国的核威慑力量是否能化解俄罗斯对美国本土及其战略伙伴领土的潜在威胁呢？假如包括法国在内的有关国家最终能改变从前的屈从感、偏见、幻想和冷战思维，无需美国的“分担”，仅法国一国的核威慑力量就足以保护整个欧洲战区。不幸的是，人们目前还不肯相信。这些年来，美国为了证明它保持“大西洋联盟”的军事组织——北

约正常运转的愿望是正确的，经常不断地摇晃着俄罗斯帝国随时可能复活的幽灵，并尽量吸纳俄罗斯从前在中欧和东欧地区的卫星国，甚至许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尤其是波罗地海国家和乌克兰）入盟，以这种方式将该组织延伸到其老对手的家门口。

法国在告别第四共和国受制于人的大西洋主义后，成为欧洲惟一未放弃在国际事务中施加影响的国家。与此同时，它已意识到今后只能通过与邻国进行越来越密切的合作才能做到。它希望这些国家有一天最终能赞同它的这种雄心；希望它们和自己一样，重新找到主宰自己命运、重做历史主体的感觉；希望它们和自己一样，为一个强大欧洲的诞生而战；希望它们不要只想着坐享其成和提高生活水平，不要学那些专打小算盘、自私自利，只想着伸手求援，对世界上的其他事情漠不关心的退休者。

至于英国，二战后它一直在考虑把与美国的结盟（当时，在所有其他欧洲国家遭受第三帝国铁蹄蹂躏的情况下，这种被丘吉尔称为的“大联盟”帮助它战胜了希特勒德国）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基石。甚至在英国加入欧盟后，它的历届政府（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仍一直坚持到今天。英国从未对其军事力量加入北约提出过质疑；相反，它一直想方设法对北约军事联盟以外的欧洲防卫建设设置障碍。不言而喻，所有这一切都是针对法国的。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成员国就未来共同安全政策进行的先期讨论中，英国外交官使出浑身解数，给人们传达着一个明确的信息，即该政策必须尊重“北约对成员国规定的有关义务”它必须“与这一架构内制定的共同安全和防卫政策共存”（《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五章第 14 条第 4 节）。换言之，如果它不符合北约的观点、方针和战略，欧洲防卫将是一纸空文。显然，英国这种较激进的立场是以其根深蒂固的历史和文化现实为基础的。就是在近几年，它也有理由坚信，与美国保持这种特殊盟友关系更加重要，坚信如果英国在大西洋圈中充当老大，或许更容易在它最终将同意加入的欧洲圈中充当

领头羊。简而言之，它会不顾进入本世纪后世界发生剧变的现实，仍对强大和光荣的过去、独霸和统治的历史依依不舍。美国人谙知英国人的这种情感，甚至在 1998 年初的海湾危机中不失时机地加以利用。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英国人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正在成为幻想。英国人势必察觉到，美国的军火市场几乎完全地、不加掩饰地将其军工业拒之门外，尽管它完全有能力接受。因此，英国越来越多地转向欧洲大陆市场，并在这里获取利益。在爱尔兰危机中，他们也受到克林顿人道干预的伤害。在这种新的背景下，现实的英国也许有一天终会决定走下这艘头等舱越来越容不下它的跨大西洋客轮，最终心甘情愿地搭乘欧洲的特快列车，并削尖脑袋往机车头里挤。

二战后，德国也将与美国的结盟视为其对外政策的关键部分。德国将自己战后没有完全被苏联红军占领并能够决定性地崛起归功于美国。它没有忘记这一切，并时刻提防着东部危险卷土重来，它的这种担忧似乎得到了所有邻国的认同。德国至今仍认为，只有美国能够充当它的保护伞，至少是最大限度地提供救助。美国领导人对德国人的这种情感了如指掌，甚至很早就已注意到德国日益辉煌的繁荣。统一后的德国已不再是“政治矮人”，在成长为“经济巨人”的同时，它在西欧的地位与日本在东方的地位不分上下，逐渐成为西欧的潜在支柱，因此，美国对它的依靠比对衰退中的英国（它因拒绝忠实按照欧洲章程办事而脱离欧洲社会）的依靠要稳当得多。布什总统甚至向科尔总理明确建议，让德国独家分享大西洋联盟的领导权（即充当“领导伙伴”），显然，美国此建议的惟一目的，是试图疏远戴高乐-阿登纳时期建立的牢不可破的德法联系，而这种联系将成为未来欧洲建设的主轴，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则可以成为对付美国霸权欲的重要力量。在完成本国的统一大业后，德国领导人亦渴望对欧洲统一做出最大贡献，并因此载入史册。他们不会让人牵着鼻子走，也不会上当受骗。实际上，对美

国来说，最大的失望很可能在几年后来自德国，即使波恩今天仍作为欧洲大西洋圈中最杰出的成员之一发挥作用，并处处得到美国佬的赞赏。担负着与美元进行激烈抗衡使命的欧洲未来货币——欧元，在很大程度上是马克的继承者。另一方面，德国越来越多地站在法国一边，推动欧洲军备的发展，它将成为欧洲重获独立的关键。

相反，由于各种与本国历史相关及轮番受到美国“关照”的原因，其他西欧国家对“美国卫星国”的地位依然十分留恋。在这些国家中，大部分公民都不会对这一问题进行过多的思考。在饱受内战之苦和佛朗哥派长达几十年的专制统治后，西班牙和其他国家一样，对自己实行闻名遐迩的议会民主，接近、赶上最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感到高兴，它亦对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大西洋联盟和欧盟成员感到满意。此外，长期以来西班牙连续几位领导人被牢牢地掌握在美国人手中，但他们却从中尝到“甜头”。在佛朗哥时代，尽管当时的西班牙仍是一个不起眼的国家，但它已同意在其领土上建立数处北约军事基地，以此作为向“恢复地位”的方向迈出第一步。而曾在冈萨雷斯政府中担任外交大臣的索拉纳，终于在1997年出任北约秘书长要职。

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情况类似。至于比利时，它对北约总部设在首都布鲁塞尔，“欧洲盟军总司令部”安扎在蒙斯附近感到由衷高兴。而人们熟悉的丹麦和挪威则心甘情愿地受制于美国，因为与侵略成性的德国毗邻令它们不安。在这两个国家看来，德意志联邦表面上看有别于俾斯麦帝国和统一的第三帝国，但性质上却相差无几。十足的为躲雨而跳入水中的傻瓜！希腊对自己加入北约感到欣慰，这样可以对付亦是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这种保证比习惯性的破口大骂要有效得多。荷兰采取了与英国步调一致的做法，卢森堡正努力同时让所有人高兴，爱尔兰则满足于随波逐流。

如果米歇尔·德·蒙田^①的朋友艾蒂安·德·拉博埃西仍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或许可以为其《自愿被奴役的报告》补充建设性的一章。

可以说，美国对波黑的干涉正是时候，这对最终说服所有那些高枕无忧者赞同美国在欧洲存在的必要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欧洲拥有牢不可破、有组织的防卫，也许可以防止波黑悲剧的发生，至少可以让它短时间内结束。遗憾的是，欧洲没有自己的防卫，也许永远不会有，究其原因：五角大楼不愿看到。在波黑悲剧野蛮地反复上演了 4 年后，人们已经找不到其他解决办法。欧洲人在证明了自己的无能后，不得不求助于北约，也就是说求助于美国。对一个在整个冷战期间从未动用过其力量、今天已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存在下去的组织来说，只要俄罗斯这个老稻草人晃动一下，似乎理由就足够了。简直是一个奇迹般的机遇。在签署给这个不幸的国家带来和平曙光但命运多舛的《代顿协议》后，克林顿甚至对他的那些在 1995 年 12 月的某一天登上萨夫河和德里纳河两岸的“孩子们”说：“你们来到欧洲的中心，是为了捍卫美国的价值。”简直令人难以忍受！一时间，对欧洲面临新危险的看法众说纷纭，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南部，新的“绿色危险”正在取代从前的“赤色危险”。即使这些新危险不像从前那样令人生畏，难道它不是正好证明了美国在欧洲保持军事力量，尤其是保持北约永久性地位的必要性吗？无论是今天还是昨天，它同样使美国在北约中保持军事优势成为制度化，即使现在略有减弱。但是，欧洲的盟军最高司令并非明天就会改由欧洲人出任。

与俄罗斯重组“合作关系”

在后方得到保障后，美国又进入到如下阶段：北约东扩。在这

法 国 16 世纪著名思想家。

一问题上，情况更顺利。无须借口潜在的威胁有一天可能出现在地中海东岸、北岸，只须听听认为持续数百年的俄罗斯威胁深深地、痛苦地烙在记忆中的人们述说一番就足已，至今他们对老沙皇和前苏联的扩张主义仍心有余悸。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到巴尔干半岛，人们开始谈论，开始呼唤，希望这种事情再也不要发生。有的甚至抱怨道：“你们弃下我们不闻不问，让我们在过去几十年中，甚至长达数世纪，听凭可怜的命运的摆布，而我们的文明与你们的又有什么区别呢？行了！你们的冷漠已经到了极点！现在，你们终于接受我们加入你们的集体防卫体系。目前，欧洲防卫组织几乎仍是纸上谈兵，请接纳我们加入北约吧，让我们和其他成员国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面对这种呼声美国怎么能充耳不闻呢？这不正是美国外交的目标吗？况且又不用冒什么风险。为此，北约已经做出接纳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的决定，上述三国在中欧地区经济最发达，因此，它们同样将是首批加入欧盟的前东欧集团国家。而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将紧随其后。对其他波罗的海国家而言，情况可能会复杂一些，已敲响欧盟大门的乌克兰将面临更多的困难。

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对这些事情进行细致的观察，一定会发现它十分有趣。

不言而喻，当俄罗斯看到冷战时的老对手正一步一步地逼近自己的家门口时，它怎么能够高兴呢！即使它已失去了对中欧和东欧前沿地带的政治和军事控制，但仍希望美国仅满足于该地区的中立化，而非摆好开战架势，将这些国家纳入它的战略体系中。过去几个月，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升温，在此背景下，它的领导人不断大发雷霆。老共产党人和最反动的“大俄罗斯”之流也在舆论界和国家杜马展开了激烈较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俄罗斯的常规力量已处于半瘫痪状态，所以它已完全不可能用核力量来威胁别人。短短 10 年间，它的 180 个师已下降到 30 个，其中只

有接近三分之一的部队能作战。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日益壮大的苏联海军舰艇因资金匮乏，目前只能停泊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塞瓦斯托波尔、加里宁格勒和摩尔曼斯克等港口。在那里遭海水腐蚀、生锈、丧失作战能力。面对来势凶猛的北约东扩，它只能将“火场”隔离开来。拯救在它看来具有战略意义的部分前东欧集团国家就由它去吧（不过尽量让它们不要重披战袍，尤其是不能让核武器部署在其领土上），但不能涉及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和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简而言之，不涉及被莫斯科认为的“近邻”。

显然，经过长期的艰难谈判（尤其是1997年4月初克林顿和叶利钦总统在赫尔辛基会晤）后，华盛顿和莫斯科在此基础上，达成了一项关于重新瓜分欧洲冷战期间势力范围的条约，该条约可被视为小雅尔塔协议。这份题为“创始文件”（题目有点难以理解）的协议，是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和俄罗斯外长普里马科夫于同年5月14日在俄罗斯签署的。继而，前两大阵营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巴黎签署，之后得到7月8日至9日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议的认可，人们多少可以略感欣慰。

然而，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达成的“创始文件”远非只是一个标志冷战结束，并关注由此产生的新的力量关系的边境协议。从各方面看，该协议只是借重建欧洲安全之名，实际上是在大西洋联盟及其军事组织的基础上，在欧洲建立一种新的俄美“合作关系”。欧洲国家对此忧心忡忡，担心某一方将欧盟变成手中筹码，对付华盛顿或对付莫斯科。

在冷战朝有利于美国方向结束后，它最关心的是如何将宿敌的败北变为不可逆转，将它的军事重振（即使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后）化为泡影。原因是它可能威胁到美国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为达到这一目的，它才希望俄罗斯退出欧洲。相反，这个即将接近彼得大帝时期边境的新俄罗斯非常适合它。对美国来说，它甚至可以利用俄罗斯钳制那些梦想摆脱其控制的西欧国家，尤其是德

国和法国。因此 不应过多地压制它 挫伤它 相反 应在其新的边疆范围内使它重新得到尊重，在一定的限度内帮助它重新恢复军力和活力。这便是美国今后要做的事情。

按照“创始文件”条文，俄罗斯将与北约成员国一起参与一个“联合理事会”。该理事会设有常务秘书处，由北约秘书长和一名俄罗斯高级外交官负责，办公地点将设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内——这种共处定会产生效果。联合理事会每月聚会一次，将决定20来个领域里的某些共同行动，尤其是维和方面——这种合作方式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此外，为了领导这一切，还将建立“欧洲大西洋合作理事会”其成员将包括欧洲国家、美国和加拿大 以及所有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当然，北约将继续以独立的方式存在，做出美国主子所希望的决定，即使与克里姆林宫的意见相左。实际上，俄罗斯不仅意识到它在欧洲的战略影响，也目睹到它在欧洲事务中的作用得到承认。由于美国的帮助（当然它要首先从中受益），俄罗斯得到了其领导人苦苦追求了几个世纪的东西：在所有欧洲安全和稳定事务中的发言权。他们输掉了冷战，但的确没有全输，至于这场新的比赛的失败者，应是在其他地方。欧洲防卫已在巴黎一波恩轴心的基础上起步，其他国家或许会加入。如果西欧国家不迅速做出反应，将覆盖整个战略领域的华盛顿—莫斯科轴心可能会取而代之。

“大西洋联盟的目标”是“将俄罗斯拒之门外，将美国纳入其内，将德国置于其下”，担任该联盟首任秘书长的伊斯梅将军曾用地道的英国俏皮话说。今天 美国一直在“内”但俄罗斯不再完全“被拒之门外”。相反 德国也许可以无限期地留在其“下”法国和英国亦然。在大西洋此岸，人们还要对此类操纵忍到何时？

但是，在等待某些人认清美国真实面目的同时，我们不妨先看看“山姆大叔”在太平洋彼岸——东亚的图谋和勾当。

新的太平洋战争

1914 年，在巴拿马运河开通时，美国国务卿约翰·海宣称：“地中海属于过去，大西洋属于现在，太平洋属于未来。”早在 50 年前，俄罗斯革命作家亚历山大·赫尔岑就曾断言，太平洋有一天将成为“未来文明的新地中海”。

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太平洋时代已经来临。世界 5 个经济或军事大国（统一中的欧洲不在此列）中 4 个（美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以及韩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它的北面；它的南面及周边是迅速发展的南亚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智利。全球有一半的人口、三分之二的财富以及史无前例的军事力量都集中在这里。此外，这里多种多样的文化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

然而，这个辽阔的海洋并非像它的名字那样太平。它和欧洲一样，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在整个冷战期间，两大阵营之间（以苏联和中国为一方，以美国及其盟国为一方）的关系在这里显得尤为紧张，并且导致了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两次军事冲突——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美国完全卷入这两场“处于深渊边缘”的冲突。美国今天在这里处于守势，它今后将越来越难以维持现在的霸权地位和经济和战略地位。美国对东亚日益激烈的贸易竞争感到不安，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美国与它们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1996 年，美国与上述两国的逆差占其全部逆差的三分之二：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在 600 亿美元左右，与日本的逆差接近 500 亿美元）。中国的日益壮大成为其最大的担忧之一。为了改善自己的贸易地位，美国试图通过建立在最大限度自由贸易基础上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协议来压制竞争对手，就像在其他重要地区的做法一样。面对中国的威胁，美国更加致力于实施一种“遏制”战略，与它过去 40 年对前苏联实施的战略十分相似。

从 70 年代起，许多美国经济领导人已开始提议，在亚太国家之间展开合作，并逐步得到该地区几个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如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1989 年元月他在汉城做的一场报告中，第一次将这种设想具体化。他称，“这一地区的国家是相互依存的，他们的未来与邻国的未来是密切相关的。它们应签署多边贸易协议，这是目前和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基础。”5 年后，克林顿总统接过接力棒。1993 年 11 月他将其他 15 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有关领导人召集在西雅图，决定成立一个永久性的磋商组织，这便是后来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几乎所有有关国家和地区都加入了该组织。除美国外，还有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中国、韩国、香港（当时仍在英国管辖下）、印尼、日本、墨西哥、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一年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再次在印尼的茂物聚首，并接纳智利和马来西亚两国为新成员，他们决定开始组建机构。常设在新加坡的秘书处下设 10 个工作小组，多个研究委员会和 3 个常务委员会已经建立。从此，“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每年同一时间在其中一个成员国举行年会。

如果说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重心是巩固其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全力抢占国外市场则是近年来紧随其主要战略目标之后的外交主攻方向——以后不会那么容易。1992 年 11 月，克林顿入主白宫后立即将这一战略目标放在首位，而且比其前任乔治·布什更加坚定。一年后，美国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承诺自然成为其全球外交攻势的组成部分。它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推行这种攻势，丝毫不顾及任何其他人的利益，这一点刚刚强调过。

但是，如果亚洲市场对美国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我们刚刚说过，它占美国外贸总额的一半和出口的三分之一，并出现巨额逆差），互惠关系却越来越名不副实。因此，东亚国家日益倾向于彼此之间做贸易。在近 15 年中，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已从接近总